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一

記

徽州平糶倉記

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夏然不能以自治也乃列土建侯使之大小相維而衆治之凡以爲民而已顧人才不能齊也而汙者腴之酷者戕之昏者縱吏而害之彼知以愛民爲心者而又政術不足以及之故王澤所以常壅而民生所以日艱也歛爲州其山峭壁其水清激雨終朝則萬壑迸流晴甫旬則平疇已拆故乾與溢特易旁郡又其地十爲山七八田僅一二雖歲上熟所歛無

記

幾一不登則細民持錢謁糴亡所往往懷金而道孳顧
某之家曾不足於歲廩者然目擊田野爲之盡然傷之
乃輟常產二百畝別儲其入率以夏秋之交損常直發
之然所及數里間爾思所以廣之未能焉乃一日邦侯
遺書大抵亦謂新安易水旱地陜而收薄雖常平有粟
然請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絕賑卹不時今也裁冗
費得羨緡市米五千石爲屋十三楹以廩之民告糴則
唯眎元直使市價莫增歲饑不害嗚呼仁哉且新安環
萬山一溪如帶徃常得米于朝矣陸運既艱舟漕復阻
吏姦米腐屈然亡補嗟乎有米而莫致之民亡米而使
之有備才固不同若是邪然人未始無才也顧用之奚

若耳用之於公則及人用之於私則害政然才至矣而
心復至焉則不徒爲愛民之名者矣得若人焉森布宇
內萬物吐氣則太平惡乎亡期哉且歛之城一而負山
三面臨流狃於地利城圯不治今侯也城則築之門則
作之且復繚城爲堤植以楊柳芙蓉爲邦人行樂之地
使深溪疊障之間粉堞雲齊丹樓霞爛山川城郭一朝
改觀夫有廩以飽其腹又有城以衛其居非才至而心
亦至焉者安能周密若是哉然後益信夫春雉之馴秋
螟之散昔人必歸之圭符銅墨者非誣也雖然智者作
之明者述焉作者固所以開其後述者尤所以永其前
享是而有志於民者嚴其發歛使是米也常存焉其或

才足以有爲者又從而益之使是米也有加焉則今侯之仁固將與天都之峯練溪之流同其深長矣然則邦人之有望於方來與今人之有望於後人者其有終窮邪紀事者固將又得而書之侯宋氏名濟天台中書舍人之子學與政皆世其傳者也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古者下有常產上無橫征故雖旱乾水溢至于累歲而民不告病者積之平時也中古之民貧富不能皆齊也於是上之經理者益密使都鄙田野咸有委積以待荒瘠至于後世用度日繁力不能及民也則糴之豐年糴之歉歲命曰常平租賦之外別取於民者以爲民備命

之曰義倉其意猶委積也柰之何菟符墨綬不能人龔黃家卓魯也陳新不易而腐敗之省察不時而吏蠹之甚者他用不足潛易而空之於是民無所賴矣比歲守牧之賢者市粟築倉儲之別地蓋慮異時侵易如常平義倉也至縣則未聞有爲之者力不足也孰知有爲富春者獨表表於畿甸間乎豐其屋高其廩儲楮六千緡平則糴之貴則賑元直發之發而復糴並書于籍佐貳掌之而六十萬之儲則常在也其倉則以豐本名之非念深細微而慮周亡窮者其能若是邪令君張氏名脩故參知政事巖之猶子學與政咸有緒承故見於行事者若是且今之州縣亦間有爲之者然察其所由不歛

諸富民卽罰諸束矢不取贏於夏賦卽掠羨於秋租披
民之心腴己之名雖不曰繁亦不謂無也今富春之儲
廩也節抑於百度之間累積於三年之久一毫而上於
民亡預焉賢矣哉傳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坦窳倉廩
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貨之源也等賦府庫
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
斟酌焉此非縣所能也來者謹其出納時其歛散毋失
其循環之本又能隨其方力而增益之則已幸矣雖然
本末源流之論雖不能也使吾能加之念而庶幾其萬
一焉則又烏知其不能哉亦惟來者勉之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某之母舅故外府丞黃公諱何爲縣爲州所至多遺愛
歲方饑癘氣紛薄雖輿夫率憚莫前公必徒行戶至使
緡粟藥物人被乃已平生全活殆千萬計蓋其天資然
也今其次子閔爲吉水丞一日書來告曰廬陵八邑其
七皆有居養院吉水獨無之凡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
率棲寄浮屠氏結草爲廬風日不蔽且浮屠氏亦厭苦
之相與請于閔閔葺常平廩偶有羨材又有屋之籍于
官者亟白之令令黃君聞而樂之共白于常平使者乃
度地于縣之 爲屋十楹日贍二十人而使者又歲給
常平五十斛以備溢額之病而無歸者別爲屋以居之
名安樂院自是生有以養疾有以藥沒有以藏矣願有

以記之嗚呼此其爲吾舅之子乎其漸源有自來矣雖然赤子匍匐入井悍夫知救之此固人心之天不可泯滅者不特三代聖人爲治之大經也顧予每見州縣間惠利之事不難於爲而難於久往往爲者代去來者不享則一切影滅矣不特居養一事而已也儻繼其自今屋則增繕之租則增入之自二十人而百人焉千人焉又由一縣而之州焉之天下焉則斯人也固將陶陶自遂養生送死而無憾於天地間有不待屋之而自安食之而自飽者亦皆由是而推之也來者其勉之

武寧橋記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寧縣趙君某遺書於

某曰某莅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匯于彭蠡以入于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千車萬夫日憧憧不止廢不治者今七十年邑人屢請于有司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乃量期度材規事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箇籍版八十四丈冶鐵爲纜二千尺有奇役始仲春徒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工若干咸曰其析木天江乎抑精衛填海乎吾氓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壞而脩脩而久久而又壞又脩吾置田八十八畷營屋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脩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壙未暇也適同

年倪君瑀見過曰吾將爲縣也子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厥今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鉅強而擁釋則治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眎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爲此邦喜邪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又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

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如孟軻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爾寬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寬而立不隨急而弛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建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一橋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昌化吳安阡記

成周蜡氏掌凡飀禁置褐縣衣昭虔示信書其日月來者可證委曲丁寧不輕造命我宋膺圖天臨海鏡惠浹萌生恩覃翔泳寓內州縣有圃曰殪保合太和入全形

性昭天漏泉布濩涵漫九卿趙公擢秀天枝皇皇玉節
周觀八維利事便條興植無遺起自吳門護曹王畿猶
慮殫圃狹不足支又命州縣別阡異埒以處良族以收
遺觀劉君大成時令昌化奉檄載馳載詹載暇古縣之
南平川之埧乃墾乃基乃垣乃廩阡曰吳安名以地借
佛宮道廬未藏之暇悉瘞其間母復狼籍消齒遊魂昭
沐光價耄稚扶携且觀且詫曰公仁哉及于枯謝初公
漕淮行之淮壘劉君在滁爲仁義阡今命漕部曰淮實
然惟公愛民無東西偏十年一日亦無後先三代辟王
視民赤子保養生息各安所止王道靈長闔端演迤粵
惟我公經綸方起克此以旃莫可量只效成泰和措民

安理皞皞陶陶養生送死民之望公奚時而已爰法唐
碑因韻以紀俾民伐石拱手以俟

梅山浚河接山記

世謂東晉不競皆士大夫不知名檢致之然竊觀當時
不急仕不附炎瓦礫阿堵至蹴以足士無賢愚付百年
於杯酒凡若是數者後世亦復有之乎穎叔之爲人蓋
庶幾乎晉人之風度者幅巾藜杖目視八荒脩然不類
食煙火人歲晚卜梅山有清湍竒石蒼松翠竹之勝一
臺一室標以佳稱曰梅隱曰虛舟曰無邊春曰閑世界
至其自號則曰塵外人其習次可知矣然亦有不可曉
者平時讀狐首錦囊諸書率語人以富貴利達之事諄

諄然作家則以詒子孫市田租以永蒸嘗至去年冬復捐萬錢於梅山之陽浚河一帶爲山九阜曰吾以此爲此方居民千萬年之利且曰坤土也乾金也坎水也土生金金生水生生化化循環不窮是雖合乎物理者然竟未能忘情斯世何邪穎叔神氣清明未老也予期旦莫乞身西還當招穎叔於寂蔑之鄉授穎叔以出世之法俾若前數者冰融羽化毫髮不畱然後相學浮空汎景以遊乎無倪使穎叔樂之不厭視人世如塵觀故迹如蛻而又何有於羲黃源大夢之境哉穎叔姓丘氏名士龍家世建溪然予區區書其名氏州里亦蛻矣

富昨寺記

海寧之南里名太清溪山虛曠川源衍沃其民秀醇其姓皆平陽氏有名漸字進之者急義樂予里中號長者其奉慈氏教采篤古招提有名齊祈名富昨者皆進之立焉初富昨爲寺甚古燬於臘寇紹興七年旱進之率里人禱於遺趾雨不旋踵歲以稔告於是進之飾宮造像命沙門以奉之今駸駸百禩矣而有祈輒應歲不知水旱遂爲此方垂福之地故進之之孫與曾森森秀發詩書之澤禮義之風靄然於平川廣谷之間其曾孫曰三鎮者獻名天府曰瑀者待補太學弟子員曰大信者登癸未進士科曰雄飛者亦將以武功入仕餘皆穎茂方興未涯非進之一念之造耶然寺介山間施與不時

次煙頻冷主席屢曠屋且老將弗支進之之孫曰敬倡而新之其曾孫瑀施十畝其孫如松施五畝彼眎儀聽倡洋洋動心者又將不一而足則寺之浸盛亡疑也然則瑀之是舉也豈惟續佛燈實能享祖意此寺無窮則進之之此意亦與之爲亡窮也然則瑀也豈不賢哉質之舊牘進之之再造也有頑弗良訴之州者州下之縣縣證以紹聖石刻乃信其爲古而又備坐崇寧之法寺院之無額者爲民存之以便祈禱至紹興三十年又有妄詞者時右丞相洪公遵實守新安爲故府將妄詞者撻而屏之自是外障悉降僧徒乃安紹興間寺方成進之以密多院僧炤燈主之燈既老進之之子名子才字

文德又度德惠繼之是後去來不常也至慶元乙卯進之諸孫始以方興正乙主之正一化智嵩又繼之今瑀與如松又將度程普潤以後之則正一之派將永有傳矣嗚呼百年之間祖孫四世一意所傳綿綿弗墜嘗觀世變之推遷驗人事之興廢而後益嘆瑀之善述也雖然豈惟四世哉將進之之家若聞若來與其雲仍此意承承千載一日則如來氏所謂因緣果報使其子孫繁衍昌碩者又烏有終窮邪余非佞佛者卽事而紀之不敢沒其實焉耳其視世之人狃囊錢困穀之資以并吞愚弱憑凌里閭者則進之與其曾孫瑀豈不尤爲可書邪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頃予記富昨寺嘗併及齊祈矣然未詳也蓋齊祈作於唐武宗會昌之時閱九十餘年後晉天福間程玕復新之宣和火於方寇紹興間汪進之再築焉然址于平地形勢弗稱有老禪淨曇者徙而置之夾山之半雖山實平林壑幽勝甚宜其爲瞿曇家也若門若堂以及輪藏皆曇傾橐然大雄殿則未也於是里有孫居士諱蘊字茂達者倡而具之費以巨萬獨任十之二三焉惟五天竺爲衆說法初無定所山林江河人天鬼國七凡屬法界非法界三十二垣河沙不然入度千年垂教萬劫不

假莊妙勝安能感發群心所以香滿六天殿開千柱波羅柰國猶施萬寶之筵佗化天宮尚啓千蓮之座乃知寶殿尤重法門所以老曇欲爲居士證明殊果垂諸方來而居士慷慨不矜己力今其孫祖印遠紹曇心作爲集善之堂臚列布金之士居士冢子曰持聞之欣喜旣施緝以迄其役復殖產以奉其祠父所欲爲子則不可不爲君子謂是舉也其善述志也夫抑能顯親也夫雖然金仙氏之說予所不知然或知所向焉則其人之不可爲惡也審矣居士疏明博雅推重儒紳於浮屠書亦復旁暢唯能了十二因故能滿四十八願顧此大雄師丈六黃金色巍巍忉利宮神光照夾山具此三禪絕風

水火此方士庶永作福田持以書來謁記於予予之從
姑寔歸居士持予中表也而持之弟中立又予同舉進
士也其得而辭乎然持欲記堂予則記殿焉堂生於殿
者也記殿則堂見矣初相殿之役也凡七人皆賢而樂
施者程雱孫顥孫文瑞孫作孚孫士清洪儔吳文思而
曇亦居其一焉寺之比鄰有汪澤民者賢士也三子皆
亡予憫其乏嗣也市田入寺以祠之又慮久而奉之不
虔也故附書于此使後世併有攷焉

重建方輿寺記

有唐正觀十三載寺寔始建于孫祈龍紀紀元水蕩之
咸通十四遷今地施其地者程從約經界紹興官牘具
迺至淳熙歲丁酉融風扇火夜生光有一長者作鐘樓
巋然獨在餘埃滅自是徧叩布金人若門若殿若干佛
工緒相仍三十年始復莊嚴還舊觀住山永慶老比丘
領衆作禮來請記我聞萬法本來空世間無物非虛假
而况樓臺諸殿閣以及黃金兼紺碧是故如來一彈指
以大圓覺爲伽藍汝今要見黃金屋在汝一念起滅間
善財當日出胎時七寶樓臺誰所造顧我又聞金剛劍
斷除障法無量極或爲劫水或劫火種種變相壞津梁
而我一切等觀之化魔入法成大道汝今湏認白蓮花
猛火燄中元自在向來劫水與劫火自然化作清涼池
卓哉此寺建千年現在方衣三十衆人人各脩菩提坊

此屋萬劫永不壞此屋既不壞更念彼衆生顛倒是非
場出沒煩惱海一切貪求心一切屠殺心現業上熏天
華屋如露坐念昔天帝釋一鏡照四洲月轉寅午戌當
照南瞻部衆生業深故了不知怖畏頭燃大智燭破彼
昏暗衢更調甘露漿消彼熱惱病令彼得安居此屋徧
大千我亦懺悔者師歸刊之石

歙縣黃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毆六合內外
皆一信善其說茫洋闊大而卒不可泯絕者吾儒之道
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亢重邱藻稅畫楹元堦堤塘千
步十鍾百步兩魚大約江左又不若淞河之盛郡之南

五十里曰黃坑環黃坑十里僅一刹唐大和建也皇朝
大觀間僧特盛屋不足容析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
焉今獨黃坑院耳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熙乙未乃
得智愚主之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愚寂法文
享之文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鍾臺若大士閣若
華光祠暨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
不備南溪如帶北壠若屏嵐靄紆環已名占勝而又樓
觀突兀金碧輝映周旁鮮儷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
文之起仆也爲之紀厥由來且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
還岸巾橫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爲法者使
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予與阿羅漢若有大因緣念昔己未歲嘗夢入松林深處有精廬金碧交輝煥五百阿羅漢環坐各自自如或耳挂金鑲或手持玉印或容開齒齒或眉散雪毫或猛服猊龍或安乘馴象或金刀裁剪或藥臼摩挲或天女獻花或龍王貢瑞千態復萬貌種種德難量其中虛一席意若俟予來懇懃叙間闕挹予使即席予既即席已相顧若慰喜久之夢乃覺追記絕了了所以辛酉歲方興像羅漢予乃爲莊嚴持軸山尊者已而題其扁具言前夢因今有慧滄禪書來自明教謂我住道場一切皆作新再睹應真閣墮敗

發勇猛心今幸得員滿

上可摩星漢中住五百尊碑砢如喬嶽彈壓此山川亦如紫雲閣崔嵬瑣聖居願得公提筆此閣永不壞予以因緣故亟諾不復辭往聞能仁師徧滿無常住時住人天海亦住彼虛空而我阿羅漢親授正法眼故住水晶宮亦住煙蘿樹應供闍浮提亦復住此閣又如布金園無在無不在稽首山中人勿作此閣觀如在石窟山親見密多羅如在旃檀林親見摩犀那復念阿羅漢曾受佛屬付常令在世間如醍醐甘露我今與羅漢本不隔微塵一念若到時五百人增一師傳佛照衣醒處不待曉安知他羅漢最後無度者今我請與師及與番陽人及與天地衆精進無退轉四大海水融但均一濕性山

林及江河月光常充足此心如此閣無壞亦無新他時
至番陽更當問閣訊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驚嶺布金園則以人力故惟
以人力故則有易與艱然而願力堅雖艱亦能就崔嵬
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計年吳越號惠日道潛與
延壽相仍坐教席皇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
佑陵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真曇密法
進寶殿經營孝皇御曆賜金趣成既成臨幸震動山
林嘉泰之四埃于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蚪傑閣層空
天畫雲浮河沙真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

殿費大莫興吳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崧一顧慨然
孰振祖風爾議擇材爾謙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都
人駭嘆謂出神力無礙廣脩尤奉尊者五百鉅人耽耽
廣厦功緒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翩然自爾八
年住牒四傳丹漆金碧迄未之員辛巳有命以崧再至
至不期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
翎塔排鴈齒星垂珠網寶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椽
聳乎玳瑁良由千秋紀節召入闕庭賜號賜衣殊渥二
倫椒殿邃嚴天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聞施以金繒
川委雲蒸佛行有橐亦復自傾嗟此突兀其工匪易凡
二十年始終乃備睠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傾

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故復重來今既了
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寂蔑典墮
清幽往來錢塘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劉道真之所記
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坤元之所志莫不披宿嵐
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釋子道人俱度風篁之嶺
或與高人勝士同登月桂之峯或忘歸而屢宿石橋或
乘輿而獨瓢冷澗或遇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
或賡遵式之留題或聽智僧之長笑或近見法真之張
寶帳或遙詹釋遇之上驪峯蓋因前世曾游所媿今生
失脚已而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蓋法幢威儀隊伍
雲行雨施再生彌勒之峯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

分餘脉復過穿珠一結雷峯穿窿寶塔聳熏爐於前應
護一氣以中涵三阜橫陳雙龍後伏勿輕加於營築庶
永閔於靈竒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
水澄清光餘抗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飛四面起雲霧
雜芬芳其俗事宮室佛屋擬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金
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床南方精飲食玉粒甘露
漿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幽宮室
之盛群心之歸眎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雲堂千衆
坐卧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受此供養果
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證無生忍
造不二門則食息自如坐卧何歎至若諸佛以及羅漢

能堅初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斷一切疾苦滿一切
願欲昆虫水旱永絕災異山河大地悉得安寧則持荅
國王大臣是名果報雖然如上莊嚴如上功役猶爲有
底禪未是離世法湏於光明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
樓閣如光明如來方爲實相咄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
山巍巍永劫不壞以此功德是爲淨慈鄰峯喚起辯才
今日同聞知見禪師俗姓徐氏名妙崧賜號佛行禪師
云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予比年焚綺研不復作羨語今壽來千里門之不去者
逾月勉卽其錄而次第之其錄云寺負錢塘龍山唐開

成四年建曰隆興千佛寺後有西竺僧曰智冰炎一楮
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日本適吳忠懿王用
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遣使者頒日本使者還智附舶
歸風鳴海洶舟且傾智誦如意輪呪俄見如意珠王相
十首八臂度高十丈風息遂濟智謀揭高梁可容十丈
勝相以荅佛施時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閣高八丈光
請於忠懿以閣爲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爲十丈皇朝
治平中改賜今額建炎間灰於臘寇唯勝相一閣屹然
雲際不墮劫火紹興初光之享孫曰清中興之清有子
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經理乃克大備乾道間光堯皇帝
聖子神孫三殿臨幸盼賚甚渥由是聲益振今師壽者

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厲壯耄一日架鍾繚廊宿仆盡起
金碧輝煌增光疇昔至蒙東朝出內帑賜之風運邇遐
舍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窮者嗟乎現十丈無影之
形而奪海航之人於魚龍之腹要爲竒事至於動三殿
之臨幸感東朝之恩錫尤豈偶然哉自是此山當爲錢
塘勝境福被民生當與長江爲量數矣備末之功等乎
開山然則壽也實屹立乎三百九十四載之下來者勉
諸

靜江府英烈廟碑

有國所重唯民暨神民之司命惟神與吏乾溢札瘥率
爲民戚吏政弗良乃祠乃祝吏不惟神政思良哉政不

自良單厥心哉古邑貝山公實生焉曰于曰何公氏名
之少游鄉校威望已偉有獠嘗畔公鯨僂之邦人德公
歲時奉之繇唐抵今千年弗怠廟貌弗顯曷慰氓心民
李太初有詞于縣今令史渭亟白使者轉而上聞錫名
英烈千歲靈休一旦暴白邦人驩迎用榮上賜洪惟
國家明德卹祀凡以民請必表異之豈徒表之還以祐
民予守潛藩併命剪盜悉力憊甚願得少休上恩可之
行次建陽介來乞銘俾刻廟庭銘曰

公生有英姿禮義爲干櫓疇昔獠負固磔之如磔鼠
比甘鼠跳晝公神在帝所霆擊風其驅笑談清廣寓
桂漿烈芳荔黃東甌閩兮西衡湘功成歛威兮歸

故鄉流惠我民兮湘江長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二

序

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皆非口耳之學也子思子之言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爲論道者言之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又爲行道者言之也夫論道而過之則爲荒不及則爲陋非中也行道而過之則爲矯不及則爲

序

洛水集卷之十二

一

黃鑽刊

汗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後世以來其在天下國家則謀議日多而事功不立其在學士大夫則講學日盛而踐履缺然識者固憂之胡君之爲桐廬也民安其仁士服其教見之政事而反之躬行無一而非中非世之徒事空言者其徒徐君旣取其書刊之且卷卷然以序爲請至于再三不置焉卽是以占其心之所存則於其行也必力是又當秉筆以俟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人謹四時之春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辯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國外戎之書正華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舍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寢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爲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於萬世有王者興猶可稽之以爲驗操之以爲決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丘明昧於經意汨亂綱常若天王於卿士而言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首也而悖謬若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於後人乎公之

學蓋欲泐伊川之書以求聖人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
日久恬於頽靡無復振起之畧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
臣賊子接迹海內戎狄強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
故托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
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
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
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
於天下蓋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
秦則眎書存亡皆以爲不足計矣王黜聖經寔基戎禍
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邪愚
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爲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

之存也庶幾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昔之善兵者謂戰易而守難名言也蓋戰者惟角一日
之長守者必脩旬月之備守之爲難固也然上下一心
兵力雄疆城池高深儲峙克斥則旬月之備又何難邪
今王侯之事則固有甚難者連率以爲不可守則上下
之心不一矣城南築而未甃則藩籬不足恃矣虜衆號
二十萬而萃於一邑之下則兵力不敵矣矧間歲是邦
嘗經躡蹂則人心益不自固矣至若六千之糧餉道不
繼則又未暇論也然則言守於斯時顧不甚難耶而二
酋以方張之勢再薄郭闔卒能使之喪氣褫魄扶傷曳

億而歸者何哉今觀其當日規模誠有足書者蓋將每患其怯也今也分地而守則將先登城出關而戰則將首躍騎慷慨白衆以死自誓一將敢先萬旅爭奮非勇乎將亦惡其刻也今也時其寒燠恤其疾苦恩旣浹於營屯野外入保排議畢納愛復孚於田里非仁乎將尤病其褊也今也有謀則僉每斷則獨分事授任各當其才非智乎合是三者而又以忠爲主則何守不固何戰不克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方叔召虎而後不知其幾人不幸而不濟則亦不失爲張許輩然則當日之功豈偶然而集哉夫使爲之將者爽怯而自沮則何以倡三軍措刻而不仁則何以一衆志狹隘而自用則何以合群才三者旣乖則又何足以言忠哉且兵法云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二酋犯邊而首攻一邑非虜之深謀乎今也一城不下百城堅守瑕者猶堅虜謀始奪由是所至失利卒以狼狽則是以一城之金湯而爲兩淮之砥柱所繫豈不甚大哉雖然未有能守而不能戰者也人謂虜無他長唯有進無退者能吞之使世之將兵者皆能以是而自厲焉則漢北無匈奴矣顧其所以詳著于篇者非爲當日耀爲來者之法耳覽者當自得之

李文昌箋表集序

文以氣爲主學克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爲的而後其論大備蓋真宰散淋漓清澆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

奇陶物象而爲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焉夫人可詘也
體以爲的則駑車不得後駮龍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
亡他者獨與書爲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
亡所不窺發而爲文則汪洋漫漶聯綿縹緲若太虛霏
霏而不結明河澹澹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
整嚴純正猥惻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公
自言少日過庭聞其先正少師之言謂表疏輸誠君父
務在平正無爲艱深噫淵源所漸深長哉其季合肥帥
大東雅好其文萃擷弗遺迺以公歷官歲月次其表疏
繫以荅詔鈔梓百篇以昭伯氏逢辰之盛以示後學告
君之體然公之伯仲與季俱以文鳴諸儒號爲文章家
異時當借傳不朽者俾淺學牽聯其間何邪避不獲命
則引而列之右簡使學者有攷焉

金陵校官錄序

學舊在治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清淑之氣惟水
所鍾今清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洋潏
潏帶橫其前與清溪相照映馮而爲回瀾放而爲犇濤
蹙而爲奇文涵而爲太虛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衿
佩日盛每三歲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繇弟子員
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說課試之外師生之相
見也日常少其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
生候道旁眡其刺曰學生挹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

游泮且暮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
渙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觀而善重
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爲巨編屬學錄常君悉
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值當以代去之日爲斷
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攷并序其所昉而
列之右簡幾來者知所昉焉雖然在邦在家必聞者不
關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教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
以表見一世則暗中摸索之語固爲陋甚然果若是則
亦何藉此編以備遺忘邪是說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
自警焉嗚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
得無重愧乎在某固以爲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爲強聒
也幸甚

新安續志序

方有志古也志而不續則中曠矣城築之脩徙戶口之
登耗租賦之增損人物之盛衰吏治之得失世變亡窮
則方志亦當與之爲亡窮也今新安之不續周一甲子
矣不識六十年之間凡所當記載者將安所托乎後來
者抑將安所考乎吏治以爲不急儒者以爲當務蓋吏
治苟目前儒者之慮常遠也今史君四明劉公炳行當
代去郡綱畢舉而尤於是卷卷焉乃得郡博士李君理
掾莊君與鄉之秀士考訂而論譔之於是郡無餘事矣
昔之仕外而入覲者山川戶口條奏靡遺古諸侯述職

之意也然則公之進對萃林也近在朝夕其於是書必將有取焉

吳安撫竹洲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萃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穠地之萃也天秩天叙之彞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萃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萃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萃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萃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噐巨者其聲麗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餒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萃實貫斷斷不誣

其可攬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群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不俚萃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又與其兄俯受徒隸萃旁午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得南軒鍼砭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其有攷也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

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疊疊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屋而施狹魯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竒偉孝皇一見竒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躋其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群英鷲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某生也晚視公盖前輩而公之子垆將梓公之集欲某一言於篇末盖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中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

汪叔耕方壺集序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君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比其叙屈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爲一代之偉才不其然乎叔耕蘊霞牋玉滴之竒思出天表蓄而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古稱多儒休寧斷崖鵝石之秀江南鮮比君殆一竒乎僕頃爲史官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來者姑以此編寘之方壺脩菊寒泉振我清風子心往矣子壽何辭

金蘭錄序

天秩之典凡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古之人固有一見而定交亦固有一言而寤合馨如蘭斷如金不惟終其身且及其子孫又及其雲仍若曰忽聚如雲忽散如萍則是油然汎然於太空宇宙之間誼安在哉情亦安在哉余君以雲萍錄來予請易其名名曰金蘭錄登名其上者亦盍思所以稱之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昔之善守邊者周之南仲漢之周亞夫晉之羊祜至唐則稱李勣本朝則稱李漢超輩然攷其所以爲善者不過安百姓恤士卒與夫忘已用人而已矣夫所謂安百

姓者均其徭役而無倖優偏困之人寬其賦歛而無苛取疊征之害量其軍事所須而無旁緣誅求之苦夫如是則百姓安矣百姓安則何守不固邪所謂恤士卒者察其艱乏矜其疾病明其賞罰懲刻削之敝戒喜怒之私則士卒感矣士卒感則何戰不勝邪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目眊茫茫心緒八荒合謀并智無敵四方此百萬人之將也古之所謂守邊之善者不越三者而已矣予從弟日章爲尉宿松猶子若疇爲理群舒各以書致巨編曰此安慶史君德政詩也且合其鄉之大夫趙君路分陳君通守而下凡十六人之詞來言曰願有以序之予適困多事未遑也閱半歲又請焉予嘉史君之有

善政又嘉其鄉之大夫之有公言也夜半秉燭取其編閱之靄然煙雲鏘然宮商其聲洋洋充滿淮壖大抵皆前之三說信乎其可詩也其餘增浚城池創造樓櫓招勇士利器械嚴教閱脩學校靡一不舉且龍舒之人不特歌之頌之而已士象於學而祝之民廟於遠而祠之夫古之人植大勛於天下者無他焉惟曰得人心而已矣果若是則詎止保一城守四境而已哉雖以之長驅中原克復神京可也既以爲邦人賀復爲史君勉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爲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顯晦草木英瘁而已耳亡補也與爲亡補也寧怨怒焉寧譏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旣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余與董仲光聲容未接乃不遠數百里而以序引爲屬夫豈徒然哉吾觀仲光之詩皆有感也仲光之感其比興於州縣之間者乎然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未易責之菟符墨綬者方聖主臨御輔以賢臣使紀綱清明百度惟正量入用財以天討罪然後妙簡守令奉宣寬大將見仲光之含霜嚼鐵幽夏狠切之詞悉化爲咸韶矣惜乎無以仲光言之朝者吾是以悲仲光之心也雖然寧與仲光事哉陶鎔水石閑勛業銓擇風光靜

事權醉鄉天廣大風光三千篇仲光胡自苦於彼而不樂此耶殆必有爲也仲光鄱陽人名焌仲光字也

張承宣詩集序

中常侍出入金祀玉堦習聞飲見孰非天上人間富貴事而比歲以來往往驚志泉垆游心翰墨脫屣當貂之貴被服布常之風有若清河君者尤爲角立喜作字復好爲詩詩與字未論工拙然好尚若是吾知決不爲非禮非義者矣矧字畫適美而詩復清曠其不足自名其家乎孟子之詩聖人存之而不刪勃鞞之賢列之學官而爲經鄭衆之勛史游之益繆賢之好善曹騰之與賢孰謂今人不如古哉其子元善旣梓其詩且求予言以冠其篇偶以多事未遑也旣久請不倦予觀士大夫家不能銓彙其先人之詞章者多矣可勝嘆也哉夫是知清河君之有子矣君諱某字某某居士者平時自謂也

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自旣刪之餘世之鳴其和馮其怨陶冶一性而藻繪萬象森然於丹漆鈿黃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坼秋凋時過則歇無復遺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屋字基仲篤學嗜文辭然天資孝友誠確溫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某君

於某有連爲丈人行也某誦之過作而曰君之棲幽寂而譽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于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克達使之宏廣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大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偁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衍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

呂主簿詩序

僕一日休于松陰有客來謁呼其刺則丙戌進士且以

門生自謂盖用唐人貢舉故事也既坐示詩一編亟讀之其律和其音長其趣高潔而平澹年方壯而調甚古復真札而粹焉無愧辱昔人句清而畫勁者且是來也寔奉常平使者之檄而賑荒也縈回牽確靡歷不周一粒一銖吏不得罔歐陽子云文章可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幾於兼而有之其眎喙三尺而手五斤者不可同日語進而不已可易量邪當洗睫以觀英聲動漢朝之盛矣

董宏父詩序

由楚澤行唵之後世以聲吟於天地間者多矣然類多悲而不和幽而不顯枯瘁而不實譎恠而不平使人聞

其吟而悲焉董君與予居相近素聞其善吟者今得其吟觀之聲和氣平溫澤雅實其吟天地之和乎和則可久實則有用是不徒吟矣僕於是得三人焉幸六義之未亡也

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刪之後惟唐杜工部寔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爲雋逸清新竒古平澹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孰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如少監高卧一生孰量淺

深故發而爲詩非徒章句之謂也學詩者當於斯觀焉然由漢魏而來先王之澤熄而詩亦亡於是六義之名始歸詩人矣人自名家家自世業故公之後姪孫某今之曾孫某皆能接公之緒有詩聲士林者其漸源遠矣

趙史君詩集序

三百篇既亡至少陵而中興焉自是而後如蝸如蟾矣忽得此編讀之一快也如擬古諸篇精深簡遠超然有河梁風氣蓋古人之詩不徒作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者無罪聞者知戒是編之詩真有六義之遺風焉於是三詠三嘆而爲之繫于末簡

新集玉堂詩序

某一日坐直廬偶思曝背譚金鑾之句因念禁林多勝事與其異時對客談於茆簷負日之時曷若披遺訪佚而紀之於編帙之詳邪適院吏有錄至比年名公數詩者留有感焉是非玉堂缺典乎乃益加采彙駸駸盈軸遂第歲月書而石之以永其傳且留餘石以俟後之作者如同僚陳正父則又父作於前子和於後尤爲比年衣冠盛事也

張氏手試方序

方書梓於肆鱗如也然士大夫多得於傳聞用者難之古歛張興祖世醫也其父祖有職柳營凡今所鏤之方皆嘗效於病卒者視傳聞相萬矣興祖世其業翹楚其徒學既精習次復䟽落瘡人疾不計利凡醫靳其方至鑿梁柱藏之不示其家人夫方出於醫家則方固可信也不私其利而欲人得之其心抑可嘉也予之居去張不數里老穉小失天和率倚於張靡疾不平然則其父祖所傳益可證也用者勿疑焉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寶慶丙戌進士第一人僉書威武節度判官公事其年十月十七日來訪謂期集已事今將束書而歸念無以寓其卷卷也於是爲之言曰方歲孟春天下之士雲集京師求試于春官者不啻萬人而君以宏才正學裒然爲舉首今歸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

而里中父兄子弟連車接袂相與迎且賀於里門之外
且家誡其子若弟曰讀書應舉不當若是邪嘻亦榮矣
然嘗攷建隆迄今凡百一榜舉首百一人其爲台輔者
六人執政十二人自餘登法從者殆不勝筭先正有言
士之膺是選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天
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
哉斯言萬世不易之論也僕故取而書之以當贈言

送章景韓序

景韓與其子及其鄉之英將並試于儀曹邑大夫東海
劉公設河南縣尹之燕侈其盛而送之酒三行某酌而
祝曰景韓賢者也招英雋館之門身親之子弟從之鄉

之願學者悉歸之今遂與其子與其鄉之英若董與盛
皆嘗學于其門者聯貢于上京嘻景韓賢者也又酌而
祝曰 聖朝重科目大宗伯以進士姓名來上則練日
選辰 皇帝夙興御集英殿新進士繇麗正門魚貫而
晉肅班廷下親承天問其如董仲舒劉蕡正學以言無
如公孫子曲學以欺世乎又酌而祝曰唐昌繇唐武德
以來未有以進士起家者今景韓與二子與其鄉之二
英耕破天荒之後則家傳詩書人拾科級一枝僊桂香
滿唐昌則人顧不推所自來者乎則又酌而祝曰明年
之夏景韓與其子與其鄉之英青衫快馬聯騎而歸某
與劉公與其邦之父兄子弟相迎於縣郊之東否則是

時某且代去亦當會景韓於脩門醜酒擊鮮爲景韓喜
以道今日之事去去鵬程闊酒行可以起

送李童子序

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懍懍膚血不克往往後日
成就缺如也今李神童則不然目瑩而神全體克而氣
實固已具干雲蔽日之姿矣養而成之則父兄責也今
旣被命榮還矣其務深居簡出時其食飲起居使之葆
育天和者數年然後教以六經大旨輔以百家雄辭又
涵漫醲郁者數年然後作爲文章以與秀雋角逐於禮
帟吾知前無晉敵而後之植立尤未易涯也老鳳挾雛
以歸徵序於予予不能爲高論也於是因詞以送之嘉
禾戢戢蜂方乳請君移植白瑤圃沃以詩書詞翰雨培
以陰功厚德土十風五雨詞堯天家家高廩若雲連如
云未長摠其巔頌君毋若宋人然

送吳進士序

揚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故
天文地理曆象術數風雲占候醫藥卜筮古之儒者未
嘗不兼通之先漢去古未遠子雲之言蓋記古之儒者
之事也司馬子長始裂爲九使之各爲家爲流而後道
術裂矣然論司馬季主與夫醫者越人之事猶有深意
未始不並行而不相悖後世作史者不以郭景純傳之
技術其源流固有所自也由唐以來開裂尤甚殆不可

合矣而韓昌黎之說則以謂爲君子者必於是而兼通之否則不足爲君子焉然則孰非士之所事邪里中吳君炎一日來見儼然衣冠鏘然容止琅然論議則固儒生也又一日以長牋爲貺展而視之則出入卦例布列形勢點龍發穴覘風察水則又有陰陽家老師宿學之所不及者其謂世之儒者不能兼而會之乎予欲招而館之使之解經記史抽發文思爲童幼師暇時休日則與之登高涉流步龍崗而窺鳳穴顧不一舉而兩獲哉叩之吳君則今歲已有他諾無及矣姑志吾之所欲者以俟他日焉未晚也

送方生序

天之賦予於人於物者常劑量之不使之偏瞽者審於音曠者明於色非其專也虧其一則優其一受命之初則已然也方生展局布子推人之命孰爲賢孰爲不肖孰爲貴孰爲賤孰爲貧孰爲富孰爲壽孰爲夭舌端滾滾如翻浪迨十數載後無一不疇予聞而異之屬予甥婿汪德明導之使來比至而眎之則瞽者也嗚呼天之塊北無私號曰大鈞固若是邪然亦有不可曉者予野人也性之所根分之所定唯在山之南水之北耳此予之所謂天賦者今乃出沒塵土五六年而不得返何天之說至是而不行邪生其爲我計其期使予得以如其期而遂其志他日萬松之下當爲生作傳也

送吳進士晞之序

廬扁之權與宰相等然皆非學不能也蓋專神工奪天命非學可乎延陵氏世兼之頃年於臨安識其家一二子弟往往人人自握靈蛇其擅美休寧也宜哉或謂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其然乎學進則藝進藝進則道亦進形而上者即形而下者未易岐而二之也不然則洙泗一貫之說其迂乎惟其勉之而已

相者張仲思覓序

孔明公瑾祖豫州謝幼度諸人固未嘗死但浮沉梁益荆吳耳如君眼明不患不識但患足未徧耳盍行乎儻得之悉與俱來

